

# 曾昭燦（1909—1964）——我國最傑出的女性考古學家及博物館學家

李又寧\*

## 一、前 言

近代華族的名門仕女，最膾炙人口的，當是宋氏三姐妹。她們出身洋務之家，以英語見長，華麗明艷，夫婿既顯且要，盛名是到了極致，爭議性也是眾所周知的。

與宋氏成一對照的，有湖南湘鄉的曾家。這曾家，在數代中產生了數位知著的女性。她們一方面表現了禮教和家學，同時又吸取了很多時代的滋養。在她們的身上，融合了歷史的延續性和時代的變異性。在進入正文之前，必需略提文主的幾位先人，以見她的淵源。

曾紀芬（1833—1943），曾國藩最小的女兒，曾紀澤的妹妹。她的夫家姓聶，是湖南衡山的望族。以傳統的忍，她耐過了丈夫的虐待，勤儉持家，養生有道，救濟貧寒，熱心公益。八十歲時，口述《崇德老人自訂年譜》，極富史料價值。喜讀書，擅書道，九十一歲時仍能寫大字，筆畫謹嚴，骨肉停勻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曾訪問她的女兒，作口述歷史。美國學者 Thomas Kennedy 教授，以英文寫一本關於她的書，即將問世。

\* 美國聖若望大學中國歷史系教授

郭筠（1848—1916），是曾國藩第三子紀鴻的夫人。她的父親是進士、翰林院編修。她秉承家學，而且學習到老，兼通文史，著有《藝芳館詩存》。她三十三歲起守寡，教養兒孫，克盡職責。晚年立有「家訓」六條，策勉男女同樣地謀求自強自立。她的長子曾廣鈞在1889年中進士，授翰林院編修；次子廣鎔，曾任湖北施鶴道、湖北按察使；三子廣銓（曾約農之父），駐英國使館參贊、駐高麗欽使、福建廈門道、雲南鹽運使；四子廣鍾，任剛武軍統制、上海製造局局長。她的女兒廣珊，是俞明頤的夫人，俞大維、大綱、大綵的母親，也能詩詞。

曾家知名度最高的女性，是曾寶蓀（1893—1978）。她是曾國藩的曾孫女、郭筠的孫女、曾廣鈞的女兒。她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，尤其是祖母的薰陶。1911年，她到英國，入倫敦大學；1916年，獲理科學士，是我國女性中第一個在英國得到大學學位的。又進劍橋牛津，讀了一年師範。1917年底歸國，在長沙籌辦藝芳女校，以紀念她的祖母。數年間，它成爲華中最好的女校之一。她以開明的態度、廣闊的胸襟，誘導學生，從不當衆責罰學生，或記學生的過。她期望學生能「好學，又不專讀呆書」，能「崇信基督，又不忘孔孟之道」，能「守校規，又能提出有條有理的建議」。她獻身教育，從未結婚。她說：「一個人結婚，頂多只能教育三、五個子女，……如果獻身教育，卻可以教育千千百百人。」早期的職業女性，特別是教育工作者，很多是單身，曾寶蓀是一個例子。

除以上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外，曾家還有一位才華很高的學者，就是曾昭燏（1909—1964）。學術界以外，知她者並不多。而且她含冤而死將近三十年，漸爲人所淡忘，似乎更應當敘述她的事蹟。承蒙游鑑明主編向我約稿，將手頭的資料略加編排。<sup>①</sup>

① 此稿成於1993年5月上旬，客旅台北南港。開始搜集有關曾昭燏的資料，是在七十年代的後期，曾多次向曾紹杰先生和張隆延先生求教，謹誌謝忱。有關曾紀芬、郭筠、及曾寶蓀的資料，可參看拙編《近代中華婦女自敘詩文選》第一輯，1981年台北聯經出版。

## 二、教育與文學

昭燭的曾祖父是國潢（1820—1885，字澄侯，是曾文正之弟），祖父介石，父親名泳周，母親名陳秀瑛。<sup>②</sup>

曾昭燭的母親養育子女七人。名化學家曾昭掄（1899—1967）排行第二，昭燭排行第三。名書家兼金石家曾紹杰（1910—1988）排行第五。譚曾昭楣最小。昭燭原是派名，乳名燦。據昭楣的回憶：

燭姐長我十一歲。幼時我多病，每次都是她給我講故事，剪紙人，餵藥。先母治家甚嚴，對我們的教育尤為注意，家中設家塾，請一飽學的老師專授中文。我等都是五歲入學，讀完十三經，兼背誦古文詩詞等。滿十二歲去長沙進初中。族叔筱屏老師從燭姐教起（長次兩兄另從一師），至我讀書，整整在我家教了十八年。燭姐學的最精，詩詞歌賦，無所不能。後入藝芳攻讀六年，學行俱佳。<sup>③</sup>

由上可見，昭燭自幼紮下了國學的根基，表現了文學的秉賦。她對她妹妹那麼照顧，可以想像她性格溫柔。

1929年，曾昭燭考入南京中央大學文學系。該校該系，在當時享有盛譽。教授多為飽學的名士，如：胡小石、吳瞿安、黃季剛、汪東。她深得諸名師的讚許；書法、詩詞、經學、金石學，都更上一層樓。<sup>④</sup> 她的書法，工整端莊，寫崔敬邕墓志，極富金石氣。<sup>⑤</sup> 1933年，她自中大畢業後，又攻讀金陵大學國學研究所。

她在中大及金大國學研究所的同學，多一時俊彥，數位後來成為士林的翹楚，如書法家兼書學家張隆延、文學史家馮沅君（1900—1974）和陸侃如（？—1979）。她的同學們都很敬佩她的秉賦和功力。張十之（隆延）先生

② 曾紹杰先生賜教。

③ 譚曾昭楣：〈憶亡姐昭燭〉，見於《湖南私立藝芳女校五十周年校慶暨慶祝 校長曾浩如寶蓀先生 教務主任曾約農先生七秩晉七嵩壽慶典聯合大會特刊》，1968年12月29日出版，藝芳旅台校友會編印，頁124—129。

④ 同上。

⑤ 張隆延先生賜教。

說：「我一生欽佩的女詩人，也只是曾小姐一人。」<sup>⑥</sup>

曾昭燭的詩詞和小品文甚豐，惜多已流散。十多年前，承蒙曾紹杰先生見示薄薄一本她的詩詞手稿，我當時做了一個影本，現在抄錄數首如下：

倚西窗遙望點蒼山

萬木陰陰古寺微，玉峰重疊護雲衣。

蒼山遠勝吳山好，可有詞仙控鶴歸。

（生平愛白石道人玉峰重疊護雲衣一句，以為清麗無匹，此景唯吳蒼山可常見耳。）

她有兩首七絕，是為張隆延先生和他的前夫人所寫的：

寄懷子琳、約廉柏林

喪亂飄零各海涯，月明同動故園思。

秦鬟妝鏡今猶昨，休話莫愁夜泛時。

金袂凌風絕世姿，參天雕柱亦威儀。

一城芳草終年綠，惆悵無繇共賦詩。

1979年冬，筆者面呈曾小姐的詩集影本，請張十之先生賜教，他同年賜復供我存檔：

多謝

您給我曾昭燭學長的詩詞稿，請

您看第三葉「寄懷子琳約廉柏林」那兩首七絕！那是曾為我和前妻寫的。

她從來沒有寄到柏林去！可竟然錄在這短短幾頁詩存裡！讀之令人悵悵於懷！更感謝

您搜尋女才人文字的辛艱！

那是她的親筆手澤；

您看她字裡有多少金石氣！我們並沒有同泛秦淮；也沒有「共賦」過「詩」！可是「無情最是台城柳！——依舊煙籠十里堤。」（韋應物原句）我一生欽佩的女詩人，也祇是曾小姐一人。

十一月二十六日<sup>⑦</sup>

⑥ 同上。

⑦ 1979年11月26日，張隆延先生致筆者函。

從曾昭燏的詩詞，可略窺她的才情和格調——古樸空靈，淡雅淒清，如

瑣窗寒孝陵懷古：

斷闕撐空，荒塋卧石，蘚痕縈步，銅槩露冷，灑作一林寒雨。聽蕭蕭亂松夜吟，燒痕閱盡興亡古。自鼎湖去後，葱葱佳氣，即今何許。無據，傷情處，又苑瑣邊愁，陣喧笳鼓，金甌破了，漫道山川如故，想煤山猶有怨魂，憶君淚落千萬縷。任無言，燕子飛來，對立斜陽暮。

浣溪沙用飲水詞韵：

秋月淒清倍可憐，娟娟素影滿江天，忍看離別自年年。繞檻嬌花微泣露，傍池殘柳半籠煙，西風吹袂小橋前。

頻剔銀燈話夜涼，風敲簷竹響蕉窗，重重簾幙掩朝陽。覓句滿傾如意盞，薰衣細品辟邪香，此情莫道是尋常。

筆者覺得，曾昭燏的詩詞，富有豪放的想像力和縱橫古今的氣慨，如「聽蕭蕭亂松夜吟，燒痕閱盡興亡古」。她是一位考古學家，在吟哦的時候，也難以忘記歷史。她是一位女性，詩中透露出女性的自然細膩，卻無脂粉氣，如：「覓句滿傾如意盞，薰衣細品辟邪香，此情莫道是尋常」。她是一位有雅興的詩人。

### 三、考古與博物

1933年，曾昭燏以優異的成績，從南京中央大學畢業。繼在南京金陵男大的附屬中學，教高三國文。1935年夏，自費去英國倫敦大學攻讀考古學。「辭金中教職之前，該校校長和同學曾一再挽留，情辭懇切。」<sup>⑧</sup>

1936年，曾昭燏獲得了倫敦大學的學士學位後，去柏林德國國家博物院實習博物館學，同時參加柏林地區及什列斯威格田野考古發掘。1938年，她任倫敦大學考古學助教。<sup>⑨</sup>

⑧ 同③。

⑨ 趙青芳：〈考古、博物館事業和她結下終身姻緣——回憶前南京博物院院長曾昭燏先生〉，《文物天地》，北京，1986年5期（9月30日出版）。

日本的節節侵華，使曾昭燦決定返國與國人共患難。1938年，日軍已佔領了湘粵等省。她間關回到湘鄉老家迎母，而她母親已逃往桂林。她再趕到桂林，因失去聯繫，登報尋得母親，繼奉往昆明。事親之孝，由此可見。

在昆明，曾昭燦接受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聘請，擔任專門設計委員。<sup>⑩</sup> 她的二哥昭掄這時在西南聯大教書，她的兩個妹妹昭麟和昭楣也就讀於是校。<sup>⑪</sup>

1939年3月，曾昭燦和吳金鼎等人，同到雲南大理，參加蒼洱境內的考古發掘，目標是新石器時代的遺址。這是她首次在國內，以西方的技術和方法，來開展田野考古，也是我國第一次在雲南區域實踐「鋤頭考古」。從1939年3月至1940年9月，共發掘五處：馬龍遺址、佛頂甲乙二遺址、龍泉遺址、白雲甲遺址；發現的實物，非常豐富。

1940年下半年，曾昭燦隨中央博物院遷到四川南溪縣李莊鎮。1942年，她和吳金鼎合編的《雲南蒼洱境考古報告》出版。這書分甲、乙兩編，乙編由她一人執筆，題為「點蒼山下所出古代有字殘瓦」，時代約當南詔。甲編為新石器時代。此報告大大豐富了古代雲南地區的研究。

1940—1943年，中央博物院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合作，擬定計劃在四川考古。成都附近彭山縣的漢代崖墓，是這計劃的最先對象。曾昭燦這時三十歲出頭，以很大的熱誠和精力，親自主持許多座崖墓的發掘，並且整理室內、編寫論文。<sup>⑫</sup>

曾昭燦深信，以文字寫的歷史，是有限的、抽象的；必須參照實物，才能體會出具體的物象。所以，她考古研究之外，致力於博物館學。她與李濟（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），合寫了《博物館》一書。見於書末的名字，她的在前，李的在後。就此書的文體來說，似乎是近於她的。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有此書一冊。封面，陳立夫題的書名，1943年7月重慶正中書局初版。此書雖只有八十四頁，但內容精要、組織清楚、文字清暢，附有中、英、法文參考書目，可見作者很用心撰寫。在近代中國博物館

<sup>⑩</sup> 同上。

<sup>⑪</sup> 同<sup>③</sup>。

<sup>⑫</sup> 同<sup>④</sup>。

發展史上，此書具有先進的地位。

抗戰勝利後，曾昭燭隨中央博物院遷返南京原址，擔任專門設計委員，並兼任總幹事。此院曾遭日軍的轟炸和破壞，荒涼滿目。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，她借用院外的場地，舉辦了兩次展覽，一次是漢代文物展覽，一次是院藏青銅器展覽。1948年春，院內陳列室初步建成，又與故宮博物院聯合舉辦一次大型的文物展。<sup>⑬</sup>

#### 四、紅星旗下

1948年底，淮海戰役後，蔣介石部隊的傷兵，運到南京，一部分被送到中央博物院的陳列室治療。這事，她當然不樂。蔣要把古物運到台灣，她力加阻止，並各方求援，無濟於事。這，她也是很痛心的。她必然覺得，她的事業是在大陸，無意撤退到台灣。據她妹妹的回憶：

〔民國〕三十七年冬要從南京撤退來台時，某日清晨燭姐來五台山我家，將她所分得的先母遺物：金手鐲、翠玉鑲金戒指各一只贈我，並諄諄叮囑，說她孑然一身（燭姐終身未婚），留飾物無用，要我好好保存，想不到這就是我們最後一面。<sup>⑭</sup>

那時期，中央博物院的大樓，仍在興建中。她捨不得離開她苦心經營的場所，也是人之常情。她的許多「右派」親戚，如俞大維、傅斯年，是去了台灣；但她還有一個「左派」的哥哥曾昭掄也留在大陸。

在中共治下，中央博物院改名為南京博物院。後者於1950年3月正式成立。曾昭燭是副院長，徐平羽任院長。1955年1月，曾升任正院長。

1950年，曾昭燭親自領導南唐二陵（李昇和李璟）的發掘。《南唐二陵》的報告，也是她寫的。

在五十年代，曾昭燭先後兼任治淮文物工作隊和華東文物工作隊隊長的職務。在山東沂南，有漢畫像石墓的發現。她主編《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》，如《南唐二陵》，是大型報告。在江蘇更有很多處的發掘。她與尹燠

<sup>⑬</sup> 同⑨。

<sup>⑭</sup> 同③。

章合作，寫了兩篇重要的論文，即：《試論湖熟文化》及《江蘇古代歷史上的兩個問題》。她在江蘇所領導的考古工作，具有開創性；在這以前，新石器時代考古，在江蘇幾乎是空白。

曾昭燁在歐洲讀書時，就體會到民族學的重要。在五十年代，她列出一批民族學專題，組織考古、民俗訓練班培訓專職人員，在江蘇、浙江做民族學調查徵集。

她還作了一項大貢獻。因為徵集文物，她體認到江浙畫家在明清畫壇上的非常重要性，而開始院藏書畫的徵集工作。到1960年，南京博物院所藏的書畫已有三萬多件，而且在收藏質量上被評為全國第三位。<sup>⑮</sup>

紅星旗下的考古學，確是有很多突破和創新，是大陸人文學科中最紮實的一門；而曾昭燁是促使這進展的一股重要力量。在六十年代的大陸考古界，她是公認的一位頂尖學者。1984年，她的一位同行，對她作如下的評論：

在我國考古學界，流傳有「南曾北夏」的贊語，公認你和夏鼐是南北兩方的一對魁首。

在學術研究上，你顯示了很強的個性，既是鋒芒畢露，敢發創見，又是踏實嚴謹，字斟句酌。你和尹煥章合著的《古代江蘇歷史上的兩個問題》，運用建國以來的大量考古資料，進行了系統、深入的綜合研究。這篇重要的學術論文，自一九六〇年作專題講演，一九六一年在《江海學刊》發表後，你又繼續三次深入淮陰、徐海地區進行調查研究，還先後訪問江西、湖南、上海、浙江、山東、廣東、湖北等七個省市的文博單位，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，及時補充新的資料，新的見解，於一九六三年修改定稿，再次發表。這篇考古界的鼎力之作，資料豐富，立論大膽，使人耳目一新。轉眼之間，二十年餘過去了，它不僅未失「時效」，而且依然保持著高水平的學術價值，給人以啟迪。

令人對你敬佩的，不只是你所取得的優秀學術成果，還在於你從不擺「權威」的架子，時時處處嚴於律己，正確對待自己的不足和失

<sup>⑮</sup> 同⑨。



誤。有人對你的《四年來華東文物工作及其重要發現》提出「質疑」。你經過認真研究，對「質疑」中不當的地方，重申了自己的正確看法，對確是自己搞錯的問題，則坦率地公開檢討，實事求是地糾正。俗話說：「金無足赤，人無完人」。世界上沒有絕對純的金，但只要確實是金，總是會閃耀著金色的光彩。人，也是如此。你不是「完人」，卻正是一位閃耀著真金光彩的人！<sup>①⑥</sup>

治學上，曾昭燭謙虛謹慎；治事上，不辭辛勞，全力以赴。她的另一位同事這樣描寫她：

先生於博物館事業和工作，自有理論，大事都必躬親。從徵集、研究、陳列展覽到開放導引，諸如陳列計劃的裝訂、說明書的編印，重要參觀者的陪同講解，從南京到北京、上海，從院內到院外，從具體職工到上級領導人及學者專家，都是不辭辛勞、親自訪問、僕僕風塵、全力以赴，務使各項工作得以具體完成。<sup>①⑦</sup>

換言之，在工作上，她非常認真、負責、耐心，而且能貫徹給終。

## 五、爲人有情有義

待人上，曾昭燭很慈厚。譚曾昭楣回憶：

不幸先母於〔民國〕二十八年冬因糖尿病在昆明惠滇醫院逝世，此後燭姐待我，姐兼母職，自己節衣縮食，每月匯我用費從不間斷，如昆明有轟炸，必從大理來信問訊，真是無微不至，直至我婚後。<sup>①⑧</sup>

對老師，她非常尊敬：

「飲水思源」，昭燭先生對她求學時代的恩師，始終是非常尊敬的。她在前中央大學學習期間，拜胡小石教授爲師，專攻文史。由於接受胡教授的精心教導，加上她自己的勤學苦練，所以她有很深厚的文史

①⑥ 省社聯唐茂松：〈遺愛在人間——紀念曾昭燭同志逝世二十周年〉，《南京博物院通訊》，1984年第6期，頁9。

①⑦ 南京博物院副院長 梁白泉：〈憶曾昭燭先生〉，《南京博物院通訊》，1984年第6期，頁3。

①⑧ 同③。

基礎。雖然以後她又出國留學，對博物館學和考古學產生了濃厚興趣，回國後擔任了這方面的重要工作，但她在學術研究方面，仍然非常虛心，始終不忘恩師對她的栽培，在她任南京博物院院長期間，特別聘請胡小石先生作為顧問，便於及時求教。即使她所主編的《南唐二陵》和《沂南漢墓》兩本大型考古報告，以及和尹煥章同志合寫的《古代江蘇歷史上的兩個問題》，全都徵求過胡先生的意見。1962年春胡先生病故之後，她又為他親自撰寫墓志，督工銘刻。這些事都說明她對師長尊敬之心始終不渝。<sup>①⑨</sup>

她的愛心廣被她的屬下。她的一位同事回憶：

先生欣賞魯迅先生的《答客誚》：「無情未必真豪傑，憐子如何不丈夫？知否興風狂嘯者，回眸時看小於菟」。她自己未婚，卻願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。多次將把幹部的戀愛對象調院工作。先生惜才，不主張對幹部的歷史問題看得過重。她又喜誦魯迅先生另一首詩《所聞》：「華燈照宴敞豪門，嬌女嚴妝侍玉樽。忽憶情親焦土下，佯看羅襪掩啼痕」。深知戰爭年代生活之艱辛，常以自己的工資資助他人。有公勤員患嚴重腎臟病，她親自延請名醫鄒雲翔為其治療。幹部出差在外，愛人生了孩子，她帶著食物到醫院探問。三年經濟困難時期，她習慣將組織照顧她的肉票及高級餐券贈給別人。考古報告的稿費，她不顧有人反對，連司機、打字員一律照分。五七年冬，第一批幹部下放農村，她邀約辦公室主任等，乘火車到武進鄒堰曙光社去慰問，記得那時十二月，車窗外小麥油菜剛剛冒尖，迷綠一片，她說秦觀似葬於江南無錫，因此吟詠「霧失樓台，月迷津渡」的詞句。<sup>②⑩</sup>

由上可見，她多麼有人情味，多麼處處為人著想。她生活簡樸，從早到晚地工作，把一切都獻給事業。她自己不但不收藏古董，而且把已有的都捐給公家。她有時低吟她所喜愛的昆曲，卻沒有空閒看戲。<sup>②①</sup>

①⑨ 南京博物院副院長趙青芳：〈憶曾昭燏先生二三事〉，《南京博物院通訊》，1984年第6期，頁1。

②⑩ 同①⑥，頁7。

②① 同上。

## 六、悲慘的結局

曾昭燏不是沒有缺憾。她的缺憾，也是當時很多知識份子共同的缺憾，很嚴重的缺憾，到了致命的程度。那是什麼呢？

她不但拚命地工作，而且在政治上表現的很積極。每遇「改造」或「運動」，她聞風而動，批判自己唯恐不夠。批判胡適思想時，她立即把胡適當年送她的一部《胡適文存》交給共黨。她做了統戰的工具，通過電台向她在台灣的親戚喊話。她多次與知名人士發表聯合聲明，要求運到台灣的文物再運回大陸。她多次申請加入共產黨，對自己的過去，嚴加責備。這樣做，她得到什麼呢？她當上了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，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，還在江蘇省和南京市的婦聯、對外文協等組織中擔任領導職務。她也是中國考古學會籌備會理事、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的首任副主席。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，還特地提到了她：「曾國藩的後代，還有個叫曾昭燏的。」<sup>22</sup>

政治如風雲，變化無常。1957年，曾昭燏的二哥昭掄（1899—1967），本是高等教育部副部長、民盟中央常委，起勁地為中共政權服務，突然被劃進了「右派陣營」，變成了階下囚。這對她是一個沉重的打擊，但她繼續工作。1964年，在「四清運動」中，許多學者專家首當其衝，如：楊獻珍、孫冶方、翦伯贊、羅爾綱，都受到了公開的「批判」。這些都是她所敬重的學者，為什麼要這樣折磨他們呢？她想不懂，也想不開。她有苦，她有懼，卻不敢向人吐露。她變得沉默寡言，以至於精神分裂，住進了南京丁山療養院。

在療養院中，她有探望者。1964年12月初，她收到了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證書。對老同事們，她淒然地說：「別再寬慰吧，我不行了。」

1964年12月22日，她主動提出要送治療她的醫生回家。用小轎車送回醫生後，她對司機說：「去靈谷寺吧！我想散散心。」靈谷寺前停了車，她把一包蘋果送到司機懷中，輕輕地說：「請你吃著，等我一會兒。」她登上

<sup>22</sup> 〈遺愛在人間〉，頁11。

了靈谷寶塔，急促地，縱身一跳，凌空而下。<sup>②③</sup>

就這樣，她結束了五十五年的生命。

## 七、小 結

從上文所述的四位曾家女性，也許我們可作這樣的試論。

曾紀芬和郭筠屬於同輩。她們基本上是傳統的、禮教下的婦女，生活的空間以家庭為主，但她們的精神的空間已不限於中華文化，而是開始向外延伸，目光不時投向西方。她們的轉化，是溫和的、漸進的、平淡的。

曾寶蓀比郭筠晚生四十五年，隔了兩代。前者所擁有的空間，無論是生活上的或精神上的，都比後者為大，活動的選擇性也增多了，成就蔚然可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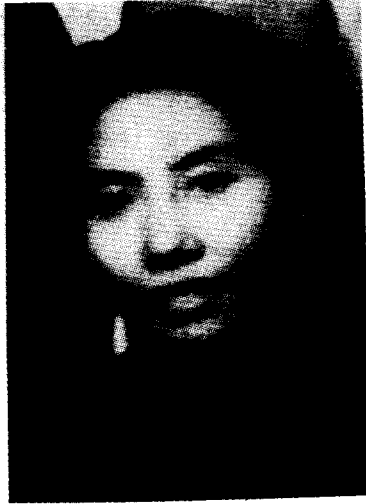
曾寶蓀是第一代中國職業女性中的一個傑出的代表。很多方面，她超越了前人，不同於前人；但是，她和她的前人仍有相同之處。她的職業，她這個人，新中有舊，舊中有新。

曾昭燏屬於第二代的職業女性，且是此代中一個傑出的代表。第一代的職業女性，不論中外，以初等及中等教育工作者居多。第二代及以後的，才進入高等學術研究的領域，有特別的專長。曾寶蓀有淵博的通識，曾昭燏卻有特別的專研，而且她的專研多具有開創性。兩人都具有高度的敬業精神和行政組織的才幹，都以事業代替了婚姻，都各有成就。曾寶蓀的主要貢獻，在於創辦藝芳女校；她的不幸在於大陸變色後無法繼續藝芳。曾昭燏的主要貢獻，在於考古及文物研究。如果不是政治的緣故，兩人的成就應當會是更多更大。又豈止她們二人而已，多少人的志業都被「革命」切斷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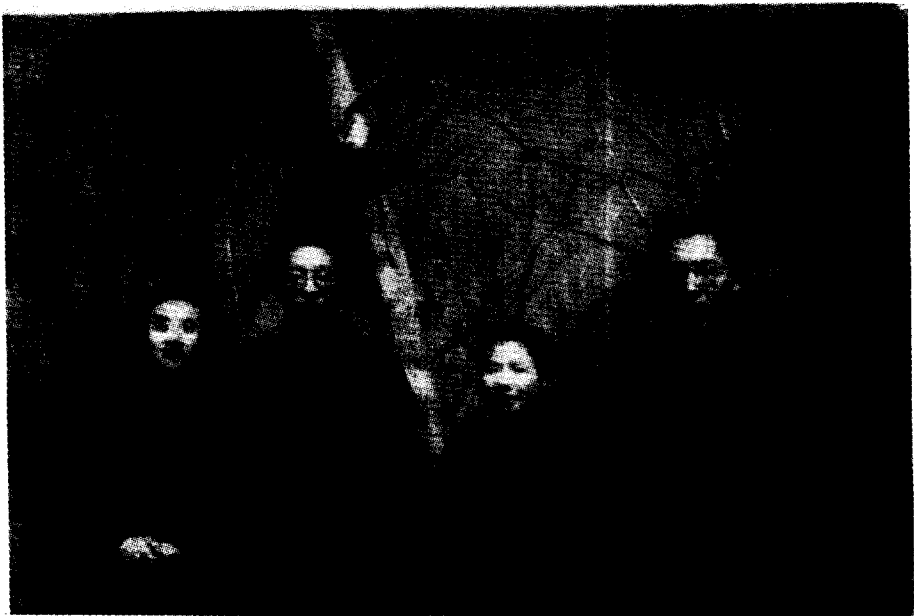
總的說來，這四位曾家女性，各有所長，各有可敬可佩之處。她們共同的長處是什麼呢？是她們的勤奮、努力和忍耐。雖然時代不同，環境不同，角色不同，無不全力以赴地克盡職責。言行務實不華，待人寬厚仁愛。這些是傳統的美德，在她們身上顯現，提示歷史的延續性和時代的變異性可以並行不悖。

---

<sup>②③</sup> 同上。



青年時代的曾昭燏



攝於1948年 南京明孝陵  
曾昭燏（左三）、鄭振鐸（左二）、王天木（左一）、向達（右一）

## 讀楚辭九首

靈仙居瑤臺，我哉不可攀。鳴鑾升閭闔，馬鳴悲欲還。周游歷八極，人生信多患。余行苟不迷，九死豈云難。

重華昔南巡，乃在蒼梧死。二妃攀枯竹，滴淚湘江水。湘水比恨深，洞庭秋風起。瓊佩詎可詒，願言謝君子。

山鬼居幽管，終古不見天。渴飲石泉水，照影空自憐。昔聞松柏吟，冥冥雨雲懸。社若為誰馨，思君千萬年。

壯士衛社稷，執戈凌戎行。雖死敢不勉，血沉鼓聲揚。威靈王不可